

炮长的眼泪

■刘建伟 宋子洵

新时代之歌

作为一名炮兵,一定要有一发炮弹从自己手里发射出去,才不留遗憾。

——题记

戈壁的夕阳,把第79集团军某旅“翠岗红旗连”四级军士长王权利的身影长长地投在蒙着一层黄土的炮台上。

抚摸着还微微发热的炮管,又绕着这门刚刚立下汗马功劳的火炮走了几圈,王权利开始带着全班战士清理装备。大家都走后,他跟在常一样,留了下来,又把火炮仔仔细细擦了一遍。

(一)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支乐曲,那么王权利的军旅生涯,一定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旋律。

11年前的那个夏天,伴着蝉鸣,王权利拖着行李箱走在离校的路上。斑斑驳驳的树荫下,一块内容丰富的征兵图片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兵去!”没和家人商量,王权利直接报名参加了参军体检。

那年深秋,他穿上军装,戴上大红花,成为一名光荣的炮兵。来到军营的第一晚,王权利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优渥的生活、稳定的工作,这些相比于军营也许很完美,但并不完整。”

“你想学啥专业?”来到新兵连不久,班长问他。“炮兵当然要发射火炮,我想当炮长!”王权利没有犹豫。“好小子!”班长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新兵训练结束,入营归建,挑选专业。王权利在专业栏郑重填上“炮长”。当天夜里,指导员把他叫进宿舍。“权利,你是咱们连队这批新兵里唯一一名大学生,文化底子厚。侦察班的技术性、操作性都更强……”听话听音,王权利一下子明白了指导员的意思。“指导员,我服从组织安排!”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并不情愿。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把头用被子蒙住,王权利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清晨,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王权利一个激灵爬起来,俯到桌边,在日记本上又写下一句话:“既然不能干自己所爱的,那就爱自己所干的。”

成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兵!为了这个目标,王权利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每天多学1小时。拉计算盘、操作方向盘、赋予基准射向……靠着勤奋与努力,入伍第3年,王权利成为了一名侦察班长。

刚担任侦察班长时,恰逢班级经历“大换血”。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兵都复员了,只剩下几个尚未入门的新兵。“那段时间真的太累了。”回忆起那段时间,王权利咂咂嘴,长舒了一口气。

由于刚刚担任侦察班长,还处于摸索状态。为了帮助班里的新战士快速入门,王权利每天晚上都会加班到深夜,白天再将自己晚上所学的知识讲授给大

家。“王班长的眼睛里总布满了血丝。”同班的战士李扬回忆,每次夜里下哨回来都能看到班长在学习室里学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3个月后的全旅侦察班协同考核比武中,王权利所在班取得全旅第一的好成绩。“不可思议!”当这个兵龄只有三年的班长走上领奖台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班里的战士都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王权利却在日记里写道:“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绽放时的明艳,很多人并未注意到,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水,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从那以后,鲜花和掌声纷至沓来。2016年初的跨区演习,王权利再次被旅里赋予侦察任务。13个昼夜不间断作业,他一举摸清蓝军作战规律,圆满完成作战任务。

演习结束后,王权利荣立个人三等功。站在领奖台上,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在强军兴军的道路上,任何一个岗位都很重要。把本职工作干好,就是为打赢作贡献!

(二)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写过一首诗——《未选择的路》。诗人弗罗斯特喜欢散步,树林间有许多岔路。然而,每次散步,他都要后悔:为什么他当初没有选择更好的那条路?

诚然,树林里的路,今天没有走过,明天还可以继续,但人生的道路却不可能重新来过。但偏偏,王权利就得到了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而他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从头再来。

2016年5月,某新型远火装备列装,全旅抽调优秀骨干组建某新型远火营。当得知远火营有炮长岗位空缺时,压在王权利心底8年之久的想法,又冒了出来。

“我想去远火营当炮长!”当王权利说出这个想法时,连长的心“咯噔”一下。“放着好好的侦察班长不当,去当什么炮长?”连长也有自己的顾虑,连队少了一个优秀人才不说,30岁出头的“老同志”,到了新环境,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能适应吗?

别的优秀炮长听说要去远火营当炮长,心里都打怵。像王权利这样,从侦察班长岗位转行去当炮长的,还是头一例。见连长犹豫不决,王权利索性走进了参谋长办公室,一五一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旅党委经过综合考量,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2016年5月20日,王权利背着背包来到“翠岗红旗连”,正式成为某新型远火营一名炮长。

到了新岗位的王权利,焕发出更大的活力。他加班加点研究装备说明书、编写训练计划、创新组训方法。在他的带领下,他所在的炮班仅3个月就熟练掌握新装备。王权利距离自己定下的第一发实弹目标又近了一步。

时间悄然流逝。这一天终于要来了。去年8月,全旅组织跨区演习,运输装载如期进行,他们按时抵达某陌生地域展开演习。西北荒凉的沙漠,在灼灼烈日之下看似十分平静,但风暴随时可

能出现。

2018年8月19日,实弹射击的前一天。担任首发射击任务的王权利正做着大战前的最后准备,他把每一根炮管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晚饭后,连长组织炮长到指挥车开会。会上,连长宣布了第二天的射击流程和安排:“一连一炮1发装填,二炮2发装填,三炮2发装填……”

王权利脑袋“嗡”的一声。为什么别的炮都是2发,只有自己是1发?委屈顷刻间涌上心头……

(三)

王权利想不通。全班在单兵和协同训练、实战化训练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大家有目共睹。在应急作战准备火力拳头建设当中,一班一直担任值班火炮,完成任务非常出色。自己虽说半路出家,从未打过实弹,但作为连队骨干,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

“为啥就我们一炮少一发弹?”连长和指导员当然能看出王权利心中的委屈,但上级临时改变火力分配计划,一共5门炮只打9发弹。

“一炮作为首发炮弹,能否一击毙敌,对于我们这支英雄连队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指导员王之斌的话,让王权利的内心渐渐平静了下来。“用成绩说话吧。”他这样告诉自己。

那天晚上,王权利躺在床上,思绪又飘回到刚刚踏入军营的时候。“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还有那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再到第一次站上领奖台时的喜悦,以及他军旅生涯中第一次因为紧张,导致一个细微的操作失误而丢掉的冠军……

那时,新的训练大纲刚刚施行。在单兵专业考核时,由于课目要求心率保持在110次/分钟以上,从未经历过这种高强度操装的王权利不禁有些紧张。在操作台上装定分划时,由于心跳较快,他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就是这一抖,导致整个流程时间比以往耽误了十几秒。

考核结果出来后,王权利的总成绩比以往掉了一截,并以0.33分之差与第一名失之交臂……那次比武场上的失利是王权利心中永远的痛。“明天上了场,可不能紧张!”躺在床上,王权利在被窝里把拳头攥得紧紧的。

当内心的使命感超越激动而归于平静,这种平静就深埋下力量。第二天,实弹射击如期展开。

“全班注意,用炮,装定参数!”干净利索的口令,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全班战士都知道,班长的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从装弹到快速占领发射阵地,再到完成发射准备,王权利眉头紧皱,眼神里透着狠劲儿。

5.4.3.2.1,发射!分秒不差,炮弹出膛,直奔敌阵。“目标被摧毁,首发命中!”在场所有人都振臂高呼,炮手们紧紧抱在一起。

而王权利却静静地站在那里。大漠风沙,干热酷暑,当兵11年来,所有吃过的苦、流过的汗,都化作泪水盈满眼眶,顺着脸颊滑落……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对副刊最早的记忆,是从父亲的肩膀上开始的。街角那排阅报栏前,父亲为了能长时间站着阅读完上边的文章,总是让我骑在他瘦弱的肩膀上。他用两只手抓住我两条小腿,这样我就不会在犯困的时候栽下来。

父亲是文学青年,大学虽然读的是历史系,但经常到中文系蹭课,没有位置就坐在走道上听。现在想来,父亲年轻时那些痴迷文学的样子,一定跟他在阅报栏前读报一样,是很滑稽的。

一点不夸张地说,副刊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

父亲工作之余写了很多文章,在《人民日报》“大地”、《羊城晚报》“花地”、《广西日报》“花山”、《梧州日报》“鸳鸯江”等副刊发表了不少作品。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的家乡,能在这些副刊发表文章,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小城出了个高考状元。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梧州日报》就把父亲调去当副刊编辑。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他再也不需要将我高高放在肩膀上读阅报栏里的副刊了。事实上,那时我已上中学,父亲也扛不动我了。我们家开始有了自己订阅的报纸。遇到让父亲拍手叫好的文章,父亲就会剪下来,贴在剪贴簿上。父亲在上边圈圈点点,写下自己的读报心得。这些剪贴簿,至今还保留在我们家的书房里,快有一人高了。每次回家看到这些摆在墙边的剪贴簿,就像看到一棵树。一本本发黄的书脊,就是一圈圈的年轮。

当副刊编辑的父亲,自然成为家乡文学爱好者群体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我们家隔三岔五就聚满朋友,都是父亲的文友。文友们时常来我们家,话题往往是从副刊上一篇好文章开始的。他们畅谈文学的兴致很高,一坐就是一天,母亲还要给他们做饭。有时候恰逢母亲没有准备,就着萝卜干喝光一大锅白粥,他们也欢畅无比。我们家有一套年代久远的功夫茶具,是父亲潮州老乡送的,它在文友聚会的时候是“主角”。文友们对功夫茶具并不熟悉,所以,父亲每次都

两代人的副刊

■黄咏梅

给文友示范茶道。“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而一切关于文学、写作的话题便由那一只只盛着铁观音的小瓷杯传递着开始了。文学的芳香和温暖,在我的记忆中,总是离不开父亲那套虽老旧却精致的功夫茶具。

副刊继而又改变了我的命运,或许应该说,造就了命运。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加上父亲强大的文学意志力,我从10岁就开始写作。作品在报纸副刊发表之后,父亲美滋滋地将它们剪贴下来,并跟那些一贯的剪贴簿区别对待——它们被珍

藏在书柜里,定期更换驱虫防潮的一只只小香包。我受到副刊的眷顾比父亲要多得多。

因为写作特长,我得以保送上大学,继而保送读研究生。毕业分配时,同样因为那些厚厚的作品剪贴簿,我得以进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当编辑。那年我刚满24岁。父亲24岁的时候,刚刚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广西地质队,在十万大山之间风餐露宿。父亲说起当年那段苦日子,总是要强调,好在那时候心里有文学。下班之后在笔记本上写文章,并且等待文章在副刊发表的日子,成了他苦涩生活里唯一的光,他循着这道光才得以走进未来。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到《羊城晚报》社报到那天,在广州东风东路那座733号高楼前,父亲仰着头认真地看了很久。那样子,就像我小时候骑在他肩膀上,他仰头认真地读着阅报栏里的一篇文章时一样。

在“花地”副刊当编辑的13年,除了阅读到更多好的文字之外,还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文学中人。很多大家、名家既是我的作者、采访对象,也是我精神上的老师。报业内有一种说法“北有孙犁,南有秦牧”。北方有《天津日报》副刊的孙犁先生,南方有《羊城晚报》副刊的秦牧先生,他们既是著名的编辑家,同时又是著名的作家。可以说,报纸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他们的名望而扬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办报理念和做人风骨,支撑起了报纸副刊在读者心中的地位。

2011年,我获首届“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我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无论任何时候,都有着无数心藏文学梦的人。生于此喧嚣年代,实在太需要副刊这个园地,抒胸臆,言心声,怡情襟,拨迷津……”这是一个副刊编辑的心里话,更是一位作家对副刊的肺腑之言。

副刊就这样滋养了我们家两代人。如今,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都说报纸行业进入寒冬。但无论如何,副刊在我父亲心里,都是温暖的。80岁的父亲每天从报箱里拿出报纸,坐在客厅沙发上。上午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父亲就着那些阳光,读副刊上的一篇文章。通常是,读完了,阳光就从窗口移走了。时间刚刚好,如同我们与副刊相接的命运。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荒原(外二首)

■王峰

哦 西北的荒原
我看到 你的花都开在冬天
你是地球紧锁的眉头
曾经沧海难为水
为了这句爱情诗
你苦守着万年的干涸
你怀抱绝望的冷漠
尽除所有的绿色
这春天不度的戈壁旷漠
只留下枯燥的风
吹着四季亘无可比的苍凉
让唯一的大河
咆哮着滚滚流淌
挟裹着泥沙混沌的悲伤
你隐忍寂寞的能力
是人类远不能及
或许 只有在某个冷月夜
当一颗蓝色流星划过头顶
身披沙丘的勇士
才会慢慢睁开冰窟般的眼晴

希望

农民把种子种进土地
和诗意只有一根草的缝隙
天空把阳光种在田野
铺就几块山岗和坡地
孩子把诗歌种进梦里
那是三月微笑的模样
我把生活种进未来
在蓝天的云巾中耕耘
看远方的日头在东方落下
感到期望的眼神从背后慢慢靠近

河流

故乡的河流没有方向
带子一样 飘荡在田野里
岸边的水草顺着流水的方向
弯下腰 像面向黄土的种地人
安静的早晨 只有太阳和微风
那看不见的负重
使种地人的腰更弯了

新兵班长

■北乔

如果说新兵连是军人的第一堂课,新兵班长是军人的启蒙老师。

刚到新兵连的新兵,对新兵班长的印象极好。新兵班长笑得亲切,大哥似的帮新兵拿行李、铺床、打洗脸洗脚水、教怎样叠被子整理内务,亲亲热热地唠家常。原本对新兵连存有恐惧的新兵,心情一下子明朗起来。遇上这么好的班长,三个月的新兵生活看来会顺风顺水了,新兵好激动。

然而,班务会一开,一上训练场,新兵班长的脸顿时由明媚的春天穿越时空掉进冷酷的冬天。眼睛总是恶狠狠地瞪着,目光刺刀般在你印象深刻。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反应迟钝的,便会被带钩的目光和口令揪出队列,到一旁“开小灶”。起床慢了、被子没叠好、窗户上还有灰尘、走路缩着脖子或者手插在口袋里……新兵班长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提醒新兵,态度往往坚决而严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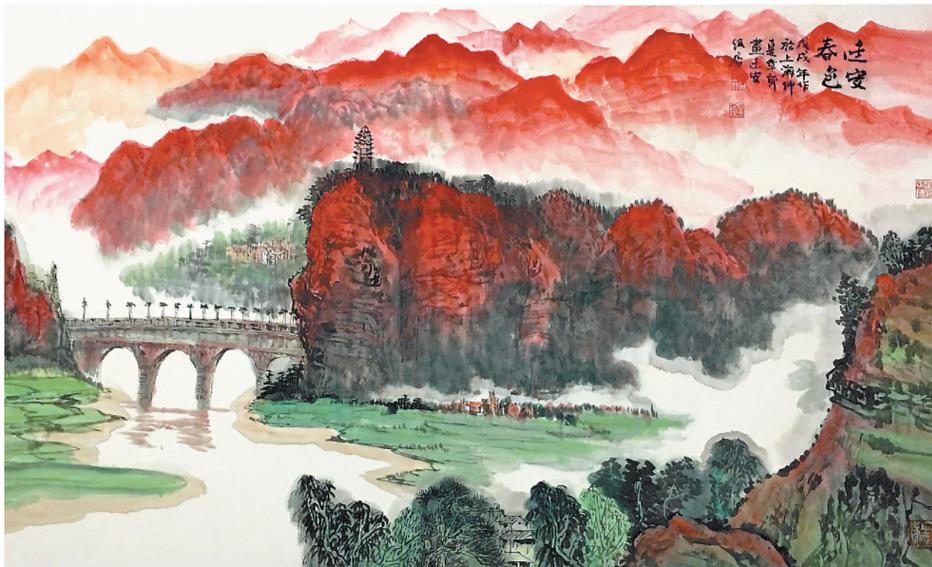
相反,连里的领导和排长倒显得温和亲切,常常在训练间隙或业余时间问新兵们累不累,身体怎么样,受得了受不了,是否想家之类的听起来舒服、想起来暖和的话。

这一对比,新兵们私下聚在一起,说起新兵班长,都咬牙切齿。什么铁石心肠、什么冷血动物,什么词儿能泄心头之怨就随便地让它出口。

平常,新兵班长也偶尔笑一笑,说几句逗乐的话,有时还会来个惹得新兵痒丝丝的小笑话:新兵脚扭了,新兵班长急得到处找膏药,帮新兵按摩推拿;新兵病了,新兵班长端着病号饭到床头,一口一口地喂……这时新兵眼前会幻现出妈妈形象,眼眶发湿鼻子发酸,恨不得一头扎进新兵班长怀里。但这样的感觉顶多三分钟,之后又警觉了,搞这些来笼络我,不是收买人心,就是盼我早点上训练场。哼,少来。

是人,总会出差错,可新兵班长从不允许新兵出差错,他的理论是,你们是军人。这话,新兵自然不服气,可没胆反驳。这不是因为新兵班长凶的缘故,而是在新兵眼里,新兵班长确实是一个兵味十足的军人。军队意味着铁的纪律,而新兵班长,不论其生性如何,都是这铁的纪律的化身。新兵“恨”班长,却又不得不佩服。新兵和新兵班长保持着一定距离,不是对峙,而是守望。

经过新兵班长的淬火打造,新兵们由铁成了钢,也就到了离开新兵连离开新兵班长的时候。新兵之间告别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可面对新兵班长虽说“恨”了不少,也生出了感情,还有窃喜:你的时代结束了,以后管不了我们了。



红色延安(中国画)

杨幸郎作

长征

第4428期

